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文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李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交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寃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擗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願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

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太笑也

劉金公度

承書聞爲况之適足以爲尉患難如此乃是王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謹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其季子沉字仲在侍旁不知何故不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遣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間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客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甚

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君止亦便安否尔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安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君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為禱君悔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下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在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願鄙拙不足當耳

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
話者也向曾說區厚者否似只身全道闢又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
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
也君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
動息也

章茂獻

頌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人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
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
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鑄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
第恨註誤苟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
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
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
穽耳反復諄喻蓋已慮之袁文前日相見於大
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群枉之助也以近事一
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
還未知端的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十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方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交之望然以足以優游徐爲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爲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爲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爲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之意最是北內康復尤
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其再辭不獲無可奈何
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心甚未知果
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
未暇言而整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柰
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
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
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
痛纏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
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
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
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
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閑踈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
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

章却於上餽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其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僚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徙宮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只六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閱儀曹亦已為作季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
本言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
外顧乃爲此則其爲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
受耶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
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
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方辭耳鄭溥之遣人
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
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
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
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
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
云撥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
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殺匿名於旨
中車在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
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外溥

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
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
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
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
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
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
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
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
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日腦隨布施亦無不
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
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
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衆竟以林和
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
臣移溫陵恐頗當改除或得相也林擇之書云

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
壻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
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
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
由婺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
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
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
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
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
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
之心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
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

又徒官計且迤邐矣某中間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揚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揀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間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乂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絜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闕陞秩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

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為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答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相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

山谷詩吳畫佛入城圖中
大慶王舉措可發一付大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

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徯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但不能為懷聞方中恐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

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
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取處
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今達此意於
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
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
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
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歛
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不謂賢者亦
為此言他尚何望邪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
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
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
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
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
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
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
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司詞訟

敢正其妄者
可歎可嘆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
知與婦子俱安稍覺喜意喜昨日方被進職之
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
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
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
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
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看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
心却是間暇思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
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
試以觀已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
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
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
欲相見卷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
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
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
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
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
切宜深自防也渠山其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

益加戒心耳至祀至祀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用中

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鈔本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之可武境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茲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獲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充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不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聖沙隨可父適 以下隨少之孫仲能家藏

示及古韻通式簡約通貫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磻植園淺昧聯亡字恐合

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
教麟之爲極十之爲謀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
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況考
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
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文項年見之三
山扣以詩中數事其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
說耳豈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
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
日繆說得澈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培擊其不
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士篇中幸早見教爲
望江鹽之弊已極子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
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
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
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
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
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注
文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
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
十有八變承之再劫後卦即所謂再揲三揲者
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爲四

營者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文書極以爲便亦錄得中間解析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爲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爲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爲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

別稱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爲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文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爲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詩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此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爲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熟老丈乃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

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
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
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生只
得一見若汪公則老夫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
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
禱雨倦甚又積書閱頗多未暇整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
就然尚有誤字且文校匪非並以求教誨也曷
中七八九六之數河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
安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出縣祈水旱政和新禮
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
祈禱全無可據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
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報

簡

見蒲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
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
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
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
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
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

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
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
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
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
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
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性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
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
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
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
遺書中李端伯劉實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
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
若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
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
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上

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
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其又自立
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
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
賢闢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
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
切至到真當朝必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

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
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
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
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
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不嚴故擇
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未流之
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
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
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
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

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語略窺門戶而味初來之未知終得從官於

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日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養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止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

問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彙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音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爲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心性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

劉智夫得江西金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然已爲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等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兩狀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日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希毫之喻已悉然臯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

龜年 以止堂之孫江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冥冥無所輕重但嗚呼嗚呼日甚

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取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昔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薌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下經于越。否亦聞。否慶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

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
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望
門矣卜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
門少林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
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
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遣致得不浮沈
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世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押邀
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難濟得伯和
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
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
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與役矣
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
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
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為申奏專
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
此不可來幸為計度見任官中自何人可委此
謝戶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否

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

無飢饉之

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

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此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是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

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
交間如揚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
也

孫李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有直棄卜筮
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
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後以傳
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
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
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

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

空強說也如元亨利正只是以上得此卦者六

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依答蒙一書亦已

拔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誠看如何

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

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

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

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疑

明仲皆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

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

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全取其文

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麗
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
是師法書序也漢書述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
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
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死中
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
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拍清婉可
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
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
匣寄之頗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
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其
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
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立計也可
嘆可嘆

孫季和

其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
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
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
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及欲告老今方
而外辱下為以奏只得一省亦且發向承
去或者恐備禍幾然不暇頌也

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爲人作文字遂不復
曾致思所不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
此或有便別爲寫一通來暇日試爲整齊者如
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連固巨量但恐壽非
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爲
其侯在政和爲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爲
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
時所加頃年曾爲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
然長沙所列一通去可試考之也帑尾無可講
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
年來自已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
始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
不遑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日稍新不能自已略
爲草定數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
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

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
長子之喪悲痛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以相
諾而未報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
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
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
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
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
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彝好德宜容泯
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
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清之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
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
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為慰但求教竟
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子役有相今或已
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
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實在賢者必已
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辯論白此恐徒取
草野俚俚之譏而匆匆剋刻之間勢必不容詳
細反復則是無故褊隘與事之機紛冗錯雜而
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

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
即聽從亦足以爲之兆其日尚可尋繹其端緒
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
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母爲匆匆以致後日
之悔也苗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
吾輩事力所及正下須太速也

劉一

其幸如彼但此書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
以子約言告於書宛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
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
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
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
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其在
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閑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
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監
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
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
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目覺意思局迫恐不
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
暇此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倅令兄墓表

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
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
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
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略脩耳近思續
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
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
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
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
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
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
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
明快也韜仲不苟如此不爲其兄晦伯亦甚好
一日皆言之也玉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
當寄書與之也其爲至今不見歸直卿近遣
人來納幣與之不以却其女子也渠來春同
爲今遣之也伯恭詳審穩當如約其當一
與但往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
可憐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己今在其處公度當
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
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憲米人推賞

諸公不為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
事迹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
何聞江湖間亦早頃聞民已存議不知州縣有
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跡尤不易也廬陵
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卷集中外
俱安諸郎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
事蹟可憐公此兒不自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
文得書却來說及無所甚要序甚恨未得見也
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
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
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舉
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交遊學生并為
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湖東知名士
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
耳惠况紙墨筆牯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
二小書設往幸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
屬鄭文補入而渠已物故旦夕更屬新將也第

子職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儀附之於人象
各收一本讀誦為便也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毀版流行
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
刪卷一兩處云云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
氏二書似不可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其還自莆中道遇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
未即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
臺將滿方欲俟此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
秩忽允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
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為恩意亦為一番勞
擾但去冬案後収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
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
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
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
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
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
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

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
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
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
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使人草率附
此不知書到時朱轡呈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
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
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頽侵志不勝氣至於如
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
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

月七

六二

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
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其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是以爲慰比想經暑
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
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
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
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如意
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遇 子合之姪孫鎔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
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
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而
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若祭四世則一
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
敵射不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
分尊卑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
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
為定之為愈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